

目 录

一、凌十八与罗镜圩

——1850—1852年拜上帝教徒凌十八的起义
.....邓树荣(1)

二、抗日战争期间敌机轰炸罗城见闻

.....黄明远(9)

三、罗定火柴工业

.....崔 民(12)

四、宋之问与罗定

.....徐 东(15)

五、王琴舫小传

.....黄至成(19)

六、过去罗城庙宇林立、菩萨众多的情况记述

.....新 荣(21)

七、业精于勤 卓然成家

——介绍王铁峰先生的书法成就
.....犹 子(24)

八、黎耀宗诗选

.....语 鸥(28)

凌十八与罗镜圩

一八五〇——一八五二拜上帝教徒凌十八的起义

邓树荣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规模巨大、波澜壮阔的一次伟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运动。广东人民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全国革命运动空前高涨，广东人民也直接受到它的影响而掀起了革命的狂澜，大力地向清朝的封建反动统治冲击。而拜上帝教徒凌十八的起义，则是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东地区如火如荼的反封建斗争中的第一声巨响。

凌十八是高州府信宜县燕古村的一个贫苦农民，一向在广西省平南县种蓝^①为业。他的弟弟凌二十八则在广西岑溪县给人做雇工。他们在广西加入拜上帝教后，1850年春即回家乡，以位于信宜县城东北一百四十里的大寮（距燕古数里）为根据地，进行传教，传播革命思想，深得当地群众信仰，纷纷要求入教。一时发展至数百人。遂制造“红衣赤帜”作为起义队伍的标志，准备起义。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为了支付赔款，加紧对农民的搜刮和压迫，农民的负担比战前增加了一倍以上，加上连年天灾^②，农民生活愈趋恶化，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所以这个地区的农民，在凌十八的宣传发动下，革命情绪异常高涨，在短短的

三个月内，拜上帝教便发展到数千人。加上信宜县有着优越的地理条件，它与广西的博白、北流、岑溪等县交界，境内山深林密，统治势力较薄弱，也有利于起义的发动。因此，信宜县便成了这个时期的广东全省革命势力发展较早的地区。

拜上帝教徒众到处拆毁神庙偶像，制造兵器，并宣称要往广西与洪秀全为首的革命力量会合。这种不断高涨的革命形势，很快便引起当地官绅地主的注意和不安，他们向县署控告，要求惩办“凌党”。1850年7月，信宜知县官步霄先后逮捕了凌十八的弟弟凌二十四及教徒欧品庄。于是，愤怒了的群众遂在凌十八的率领下举行起义。他们冲进县城，杀伤清兵数人，救出欧品庄，还焚毁了房屋，使官步霄等狼狈不堪。接着，官步霄和当地豪绅合作，筹款募兵往镇压，于八月底曾一度攻陷了燕古、大寮。凌十八等趁敌人立足未稳，随即猛烈反攻，击溃清军诸营，收复失地。清军再战再败，损失惨重，只好狼狈退兵，连夜逃回县城。不久，官步霄也被清政府撤职了。

统治阶级见凌军声势越来越大，不易镇压，便想用欺骗的手段来瓦解他们的队伍。高州府派来了所谓“颇有政声”的茂名知县胡宗政，这回是以“专办抚”出面，“出示称凌为良民，而禁言剿者”，^③而不是以刀枪相见了。凌十八没有上当，并且将计就计，乘机要求释放凌廿四，还把胡宗政和守备梁国安扣压了几天。

1850年冬，凌十八接到了洪秀全的“团营”命令，即“变卖田宅，铸造军器”^④，准备向广西金田集中。1851年1月，凌十八以王晚为军师，弟凌廿八为先鋒，率领起义队伍

向广西进发。一路上，起义军纪律严明，如行军至茂名县石村时，“老幼偕行，却不劫掠”。群众参加起义队伍的，都将田宅牲畜变卖以充军需，并把铁制农具铸成军械。参加起义的人数不断增加，甚至不少缠足妇女也参加起义军。^⑤

1851年3月凌军先后进攻博白、陆川两县城，未能攻下。不久，与广西北流县天地会的梁廿、梁十八合作，于四月初绕道围攻郁林州（今玉林县）。当时太平军自武宣东乡分兵攻旧县圩江口，拟渡郁江接应，但因两地相距较远没能达到目的。在围攻郁林州时，凌十八等的攻城战斗初时甚为顺利，几至破城，并屡败来援的清军，杀团总梁拱辰、梁景勋，罗亦霖等。后来，广西巡抚周天爵于浔州（今桂平县）派按察使杨彤如指挥清军，并从各地和云南省调兵前来救援，反革命力量大大加强，而凌军则毫无外援，虽勇敢善战，终因敌众我寡，军需缺乏，于4月13日（农历3月29日）在清军猛力合攻下战斗失利，王晚、凌廿八等数百人壮烈牺牲。凌十八为保全革命实力，于5月5日（农历4月初5日）下令撤郁林之围，并改变原定与洪秀全会师的计划，决定回广东继续战斗。

两广总督徐广缙得知凌军回粤的消息，急忙派遣总兵杨昌泗率领清军及潮勇前来阻击。7月6日，（农历六月初八日）怀乡之役和23日（六月廿五日）白鸡岭之役，凌军打了两个胜仗，击毙清军守备滕云龙等，尽获其军火器械粮食。杨昌泗带同残兵败将鼠窜而逃。

凌十八得胜后，估计敌军必不甘心失败而将大举反攻，乃率领起义军由信宜向罗定县的罗镜圩进发，于8月7日（农历

七月十一日)占领了罗镜圩。罗镜圩地势险要,利于攻守。凌十八到此地后,深得当地群众的支持,兵力已发展到万人以上。为了增强革命力量,防御敌人进攻,他采取了一些措施:

一、整编队伍、扩充实力。凌十八将全军编成三大部,分别由他和陈二、吴三统率,女战士则另成一队,并任命各级军官,使组织机构更加严密。

二、加紧修筑防御工事,深沟高垒,凭险布防。于山僻小径布满铁钉竹签,上盖松土,又建立炮台炮位。于是罗镜一圩,防守坚固。

三、在思想教育上,仍贯彻拜上帝教教义,进行诵经讲道祈祷,使得全军团结一致,士气振奋。

这些措施对后来凌军能迭败清军,坚守罗镜达一年之久,实在起了很大的作用。

徐广缙接到杨昌泗惨败的消息,大为震惊,他只好硬着头皮亲自出马“督师”。8月,他与巡道宗元醇率带清军二千余人来到高州府,调兵遣将发动对罗镜的进攻。可是到了九月初,另一支由天地会何明科领导的起义军从广西回攻信宜^⑥,声势浩大,起义队伍发展至万人以上。徐广缙只得分兵对付,并于11月间镇压了何明科这支起义军。虽然凌十八和何明科两支同时同地发动的斗争目标相同的起义军,由于拜上帝教徒和天地会的差别而没有联合起来作战,是一个严重的缺点,但这时何明科的战斗却牵制了清军的主力,使凌十八的起义军有了两个多月的暂息时机,客观上对巩固罗镜圩这个革命根据地起了一定的作用。

清军镇压了何明科的起义军以后,便倾全力围攻罗镜

圩。起义军奋勇迎击，使敌人无法奏功。正当敌人感到束手无策的时候，起义军内部却不幸发生裂痕。11月25日（十月初三日）、陈二、吴三与凌十八发生口角，一时赌气率领着他们的部众冲出罗镜。清军趁机截杀。当时凌十八率军欲追他们回来，也遭清军阻击。结果，凌十八与陈二退回圩内，吴三不幸牺牲，其部属也大部就义。经过这一件事，起义军的力量大大地削弱了。

徐广缙加紧对罗镜圩发动进攻，并不断运来巨炮轰击。起义军也以猛烈的炮火回击，展开了相当激烈的对攻战。清军特地制造了一种“禾草牌”来抵御，却被机智的起义军施用妙计，纵火焚烧，使清军死伤多人。因为起义军英勇奋战，防御坚固，使清军“连战无功”。到了1852年1月底，徐广缙又想出一个新招，下令围绕罗镜的四周开凿一条深宽各丈余的濠沟，使起义军难于突围并断绝接济。这样，果然使罗镜圩内粮食日渐短缺。清军因久攻不下，情绪涣散，更仗有濠沟可恃，日以饮酒赌博为乐。凌十八侦悉敌情，决定趁机袭击。4月7日（二月十八日）晚，用装着禾草的布袋和棉被把敌人挖的濠沟填满，然后冲杀过去。被袭的敌军登时大乱，连被誉为“胆勇为一军冠”的清军游击饶成龙也被起义军斩杀了。战至天明，凌军奏凯而归。自是凌军乘胜出击，连战皆捷。凌十八又用诱敌深入的计策，于5月间两次骗引来攻的清兵入圩加以歼灭。这样一来，敌人丧胆，士无斗志，徐广缙焦急万分，甚至曾怒杀两名见己方兵败而坐视不救的千总。至于那个指挥官“宗元醇欲遁者屡，以广缙在城（按指信宜县城）而止”^⑦，可见其狼狈情形。

六月，清朝政府调徐广缙往广西对付太平军，由广东巡抚叶名琛接替继续围攻罗镜。叶名琛一方面采用分化瓦解起义军的毒计，订出招抚的办法：凡投降的“令其薙发，面刺‘投降免死’四字，又独给免死牌票，令其开明姓氏里居家册收执”。受骗投降的只有极少数的不坚定分子，后来叶名琛便“将前次刺字者及领免死牌者按册行文，各处严拏，将其家属一并杀戮，无有一存”^⑧。另一方面下令尽收罗镜圩外田地的稻谷和作物，使起义军无法取得粮食给养。这样一来，起义军的粮食得不到接济，虽仍坚贞不屈地死守，但饿死的人却越来越多了。

7月28日（六月十二日）^⑨，清军总兵兴福分兵十五路猛扑罗镜。凌十八亲至东圩督战，不能阻遏敌人前进，便只身跳入塘中，奔至西圩。敌军在后紧紧追来，凌十八不愿死于敌人手，毅然投井自尽。敌至，下井捞起，凌十八尚存残喘，随即被杀害。敌军连续攻破炮台数十座，起义军战斗到最后的一支队伍，仍据守大馆顽强地抵抗，被清军惨无人道地点火燃烧，全部壮烈牺牲。据清方记载，是役起义军被“生擒二百六十八名，斩首一百六十七级，歼毙二千一百余名，大馆、火药馆、硝馆烧毙尸首八百余具”^⑩。凌十八全家（除一弟凌廿九在广西外）均遇害。

轰轰烈烈的凌十八领导的起义就这样被镇压下去了。血债累累的剑子手们却得到了“高官显爵”——徐广缙得到了太子太保的头衔并做了钦差大臣，叶名琛也爬上了两广总督的座位。从此，他们也就更加对清皇朝“知恩图报”地坚决与人民为敌了。

凌十八起义失败的原因，也如太平天国运动一样，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和没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因此，在革命斗争的进程中，只能袭用陈旧的斗争方式，保留着农民革命的许多不可避免的弱点。例如：在同敌人斗争中未能和有共同斗争目标并且同时同地发动起义的天地会何明科部紧密合作协同作战，甚至与广西博白县拜上帝教组织也有不睦，以至“博白、高州各分畛域”^⑩；在起义队伍内部因为一时意气之争就发生分裂、陈二、吴三的出走，结果给敌人以可乘之机，损耗了大量兵力；起义队伍的组织性纪律性也不够坚强，叶名琛的招抚伎俩一出，一些不坚定分子便投降变节；太平天国也曾指出凌十八起义军没有严格遵守“十款天条”，责备他“胆敢擅行出会，有人愿先打锋打头阵者，赏以妻妾，酿成淫乱之阶”^⑪。还有起义军的武器低劣，远逊于敌人；缺乏军饷，没有有效的财政收入制度，等等。而当时起义军所面临的却是远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所以，结果也只能象历史上各次农民起义一样，被封建统治阶级残酷地镇压了。

凌十八领导的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他们的这场战斗，充份显示了被压迫者的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也清楚地暴露了清朝统治者及其军队的腐朽无能。连封建统治者也不能不惊讶凌十八“其党数千人竞相从饿死不变”，并因“以（清朝）兵勇万人围穷蹙之寇期年之久，糜响八十余万，犹待其身死党尽然后克之”，而叹息他们的“将士不尽用命”^⑫。凌十八的起义不仅和在广西爆发的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互相呼应，有力地牵制住广东的反动统治力量，使他

们无法调动较多的兵力和军饷前往广西，在一定程度上支援了革命的太平军；而且，清朝在广东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被大大地削弱了，这就打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起义者们的鲜血把广东灌溉成了一块良好的革命土壤，凌十八起义军英勇斗争的光辉榜样激励着广东人民，一场配合太平天国运动的、更广泛、更深入的反封建反侵略的革命斗争跟着就在广东地区蓬勃展开了。

注：①“蓝”，是一种染料作物，它的茎叶可作蓝黑色染料，供染衣服之用。这是当地人民的一项副业。

②参见光绪《信宜县志》卷八记述二（灾祥）。第4—5页。

③、④同上书，卷八记述三（兵事）第5页。

⑤见光绪《高州府志》卷五十纪事三（事记）9—11页。

⑥何明科，信宜县安峨村人，他是在凌十八革命活动的直接影响下，于1850年11月发动起义的，后与广西北流县天地会梁廿、梁十八、郑十一等领导的起义军合作，转战两广屡败清军。1850年11月19日被清军镇压。

⑦见光绪《信宜县志》卷八记述三（兵事）13页。

⑧见《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一册、387页。

⑨罗镜被攻破日期各书记载不一，这里据光绪《信宜县志》。民国《罗定县志》作阴历六月十一日，郭廷以著《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则为六月九日。

⑩见光绪《高州府志》卷五十记事三（事记）20页。

⑪、⑫《天情道理书》，见《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一册387页。

⑬见光绪《信宜县志》卷八记述三（兵事）14页。

抗日战争期间敌机轰炸罗城的见闻

黄明远

抗日战争期间，罗城没有防空设备，只在城内南关庙设有防空警报站，搭一木架，将从礼拜堂借来的大钟悬挂在架上，收到日机飞临的电讯，则鸣钟为号，告知群众，如果敌机飞临邻县时，则发第一次警报（一长二短），如果敌机继续向本县飞来，则发紧急警报（密打），敌机向别处飞去，则发解除警报（一长打）钟声洪亮，周围十里内皆能听闻。

飞当日寇侵占广州伊始，罗城的防空警报频繁，市民疲于奔命，但我心想罗定地处偏僻，无多大军事价值、政治价值与经济价值，认为日机不会向罗城轰炸，所以置防空警报不理，听到警报声也不走避。

不料于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五日（农历正月初七）上午九时左右，我和妻子从市上回家，路经南门头时，正当警报站发出第一次警报，宣布敌机九架从东向西飞，云浮闻机声。我对妻子说：“不要理它，我们回家（住在城内礼拜堂）食饭吧！”当到家里正在开饭时，警报站发出紧急警报，宣布敌机向本镇飞，那时我仔细听已闻机声，即对家人说：“暂停开饭”。我急急跑上三楼看情况，见敌机九架分作三队，每队三架成品字形，三队敌机排成纵路从东方飞来空袭本镇，从雄镇路一直向旧县府不断地投弹，迅速遍及全

市，炸弹爆炸连声不绝，继以机枪扫射。此时我怕被枪弹打中，便从三楼走下二楼，认为多一层楼隔住比较安全，我从窗外探望，见各人惶恐万分，个个象“老鼠找孔钻”一样，敌机去后，解除警报，我第一件事，查看家人是否安全，我女儿石兰和木兰都在西门外，外婆处，闻说西门外也下了弹，不知他们是吉是凶。我即跑到西门外找女儿，未见女儿先见外叔陈绍骅受伤，他在敌机投弹时俯伏在西门外社坛背的大榕树下，那里下一只弹，炸断了一大枝树丫，跌中他头上，插穿了头皮，弄到满面鲜血。他的膝部也被破片创伤，有一截裤筒被炸弹炸时的气流撒断，飞挂在树上，我顾不得寻找女儿，先要扶他到泮江医院急救，走到罗师附近，遇到一个中学生，他是救护队员，手中拿有纱布、棉花、药物等，我即请他为陈绍骅做救护工作，开始动手时警报站又发空袭警报，那学生惊慌万分，急于逃跑，顾不及救护伤者了。我只可继续扶陈绍骅前行，到泮江医院时，医生与护士都已走光，无人照顾伤员，因为医院对面路边（南岭梅先的梅花树边）下了一只炸弹，幸无伤人，无怪医院工作人员逃走，那时医院已摆满受伤者，有用箩抬来的，有用门板或床板抬来的，也有背来的，呻吟和痛哭之声交织在一起，形状十分凄惨，我对陈绍骅说：“你在此等医生回来医治，我要去找女儿了”后来知道石兰和木兰都安全，心才放下。

事后，我跑到各地察看，这次日机空袭，炸中的都是商店和民房，城内落弹少，城外落弹多，依我当时所见，城内落弹所造成的伤害情况：雅芳映相馆前落一弹，炸死一个中学生和一条狗。罗师头门被炸毁，但无死伤。菁莪书院前水

井边炸倒一棵龙眼树，幸无伤人。南关庙背落一弹，伤一棵芒果树，亦不伤人。高街黄立基家落弹，正当他娶媳妇办喜事，来饮喜酒的舅父和办喜筵的厨师都被炸死，据说厨师黄亚明碎了尸，有一只腿被抛上瓦面。存塘基落一弹，炸死黄立基的幼子，也是碎尸。高街益泰背的屋中一弹，牵连黄仲尉的家震倒了一厅一房，他的妻躲在厅里的台下，幸免于难，后来从破砖瓦中把她拉出来。公园门前下一弹，弹穴深约一丈。中山酒家（即现在工人文化宫）也落弹，阜康路近水街的钟屋，炸毁了香火厅，造成五尸六命（死者中有一孕妇）的惨事。水街的丁字路口下方亦落弹炸死数人，南门大塘边黄家祠前落一弹，正中一个儿童，（黄金安之子）连尸体也不见了。

城外正街商店被炸毁及死伤情况：南门头（即现电影院前）落一弹，弹穴深将及一丈。石鳌头厚昌和商店全部被炸毁，起火燃烧到翌日，炸死老同沈吉云和走避空袭刚到此地的三父子，厚昌和右侧通谷岗里的斜路上也陈尸数具肢体分离，血肉模糊，惨不忍看。原中山中路的左边商店被炸毁和炸死人最多，如福昌隆、林南记、广隆、敬仁堂、公益隆、唯一药房、广益和、广和兴、益成，到水井头一排商店都被炸中，开元寺亦落一弹，炸断了菩提树的一部分，背后卢家祠（即现在食品社地方）亦炸死人。双龙关往前，有一间悦来烟铺，（即现人民旅店地址）被炸中地洞，死九人，听说多是刨烟工匠。逢源街口业进炸死二人伤一人，雄镇路福安当前马路中落弹一枚，弹穴深八九尺，阔一丈余。对河塔脚亦落弹也有死伤。闻说在三日后，从唯一药房的砖瓦堆中救出

一人，他躲在梯台下没有被压着，以黑枣充饥，幸免于难。香骨街天主堂，有一弹落在墙围内，美国神父甘志远的臀部被弹片创伤了。

在抗战期间，罗城被日机轰炸虽然只一次，但损失惨重，据不完全统计：敌机投弹共一百多枚，机枪发射子弹则无数计。被炸死或机枪射死者一百多人，伤者二百多人，炸毁民房商店近百间，以这样小城市，因无防空设备，毫无抵抗，一任敌机低飞投弹和用机枪扫射，使人民遭到酷残的屠杀，遇难者肢体分解，血肉横飞，甚至连尸骸全被毁灭，哭丧之声不绝，耳不忍闻，目不忍睹，可谓惨痛之极！“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吸取历史教训，促进我国军事现代化，应是急不容缓了！

（附言）本文史实，除作者亲自见闻外还征集几个老人的见闻提供资料而写成。但时隔四十四年之久，又无记录文件稽考，只凭回忆而写，难免错漏，恳请读者勿吝赐教，给予指正！

罗 定 火 柴 业

崔 民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罗定县政协会

议期间，曾组织委员们参观了罗定火柴厂。现在的罗定火柴厂，火柴生产的各道工序已经基本上消灭了手工操作，锯木、打柴皮、刨片、鋸片、砑片、选片、鋸枝、排梗、过腊、焙火、脱枝、拣枝、入盒、入格、扫磷、焙磷、包装等工序全部转上机械化生产，甚至半自动化生产。现在按上级分配的任务每天生产火柴三百余件。在原料——木材充足，机械运转正常的情况下，每年产量可达十二万件以上，而且所生产的木梗、纸梗两种火柴质量均有保证。然而人们还记得一九七九年罗定火柴由于生产柴枝的杂木供应不上而改用松木，浸水脱脂不够时间，因而质量下降，被用户在报纸载文批评。这些情况，人们记忆犹新。一九八〇年前，罗定火柴厂生产设备还很简陋，仅有九台残旧的排梗机，三台刨片机，一台鋸枝机，其他工序都还是手工操作，每天产量只有一百五十件左右。在短短的三年间，罗定火柴厂的生产设备已焕然一新，生产上发生了这样巨大的变化，显示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

回溯在解放前我县的火柴工业同我县的其他各种工业一样，都是十分落后的。我县的火柴工业在一九三八年以前还是空白的。到了一九三九年，本县潭井人梁清泉，连州人韦润，开始在潭井以家庭式手工操作试制火柴，当时还不是盒装的，而是把制成的火柴分成一小扎一小扎地在市上出售。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才从高要广利购买火柴盒回来入盒，从此市上便开始有本县生产的盒装火柴出现。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期间，县外生产的火柴因货源和运输等问题，常常供应不足，本县生产的火柴便渐渐为县人所乐用，火柴生产亦渐

渐有所发展，便把插枝和粘盒这两道工序散发给村里的农民去做。但因资金所限，设备简陋，每天产量还不到一件。到了一九四二年，其同村的人亦渐渐懂得了制造火柴的技术，并认为制造火柴有利可图，便有爱国、华兴、建国、振兴等厂相继开设。这时候各厂的日产量一般是半件至一件，最多的也只是二件至三件。到了一九四六年又有振盛、好景、雄鸡、强国、益民、兴中等厂开设。一九四六年以后至一九四九年这段时间，我县的火柴厂便如雨后春笋般陆继增加，已由潭井而扩展到罗城镇、泗纶、罗镜、太平、围底等地，共计达到一百一十多家。同时并有了柴枝盒片厂开设。火柴厂中个别资金较足的已有小型的排梗机。一九四六年日产量最多的可达到三至五件。但大多数还是家庭式手工业，日产量还是半件至一件。一九四九年日产量最多的可达到十件至十二件，一般的是半件至两件。全县的日产量约为一百件。产量较大而牌子亦较行的有振兴厂的汽车牌、振盛厂的吉普牌，爱国厂的爱国牌，建国厂的飞龙牌，强国厂的航空牌，和平厂的飞马牌、义福厂的姜公牌。产品远销到本省的信宜、高州、化州、水东、电白、湛江和广西的玉林、柳州以及湖南等地。

解放后由于我县的火柴厂中资金较大的投资人是地主成份而须要退租退批的为数不少，县工商科为了保持火柴生产，发展地方工业，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二年在一百一十多家火柴厂中除把振盛厂接收过来改为地方国营振盛火柴厂和引导一部份厂转行转业外，又组成了三个火柴联营社和四个火柴联厂。一九五四年把上述一个地方国营振盛火柴厂和三

个火柴联营社，四个火柴联厂合并成为两间公私合营火柴厂。一九五七年再把这两间公私合营火柴厂合并成为一间公私合营罗定火柴厂。爱国火柴厂于一九四六年在郁南都城开设的分厂亦在一九六〇年随着郁南县与罗定县合并成为罗南县时又并入了公私合营罗定火柴厂。

综观上述历史，罗定的火柴工业从解放前的分散的手工业作坊到解放后经过组织联营、联厂和公私合营而成为地方国营罗定火柴厂的。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遵循着党的正确道路和方针政策，进一步肃清十年内乱所遗留的消极后果，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才能消灭了手工操作，全部转上为机械化甚至半自动化生产的朝气蓬勃的火柴工业。

本文是凭我的记忆及与解放前后都是经营火柴业的个别原工商业者以及老厂长交谈了解和校勘而写成的。但了解得还很不够，而且对解放前各厂的名称和开设的时间只能列举一些有代表性的，对当时的产量和运销地方也只能作概要的叙述，难以一一纪实。如有错误之处，希望读者提出指正。

宋之问与罗定

徐 东

罗定县同祖国各地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只是现

有资料所限，罗定的沿革到底从哪时候开始，现在还不能说得确切。仅从一九七七年冬太平公社南门洞出土的青铜器^①来看，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罗定已有了中原文化的传播。但是，据现有史书记载，秦汉以来，边远的罗定同岭南各地一样，历代封建统治者并不重视其经济、文化的发展，只是作为贬谪和流放之地。本文所写的，就是初唐著名诗人宋之问被贬谪到罗定的情况，与及有关的一些资料。

宋之问（？——七一二），字延清，一名少莲。《旧唐书》说他是弘农（河南灵宝县）人，但《新唐书》说他是汾州（山西汾阳县）人，故后来的诗、书多从《新唐书》。宋之问生活于武则天摄政前后这一历史阶段。他是初唐杰出的诗人，与沈佺期齐名，号称沈宋，名气不亚于“四杰”（王勃、杨炯、卢照纶、骆宾王）。据史书记载，他伟仪雄辩，早岁知名。武后曾召他与杨炯“分直内教，预修三教珠英”，“累转尚方监丞，左奉宸内供奉”。他的诗歌大得武后的赏识。《唐诗纪事》记载，“韦善心为郎中，善剖决，之问善诗，时谓户部二妙”，他曾“求为北门学士，天后不许”，故作《明河篇》，有“乘槎访卜”之语。后见其诗，谓崔融曰：“吾非不知其才，但以其有口过尔”。“武后游龙门，命群官赋诗，先成者赐以锦袍。左史东方虬诗成，拜赐。坐未安，之问诗后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称善，乃就夺锦袍衣之”，这就是为世人称颂“夺袍以赐”的恩宠。

但是，宋之问的得意日子并不长久，到唐中宗（李显）神龙元年（七〇五）二月，他便被贬为泷州（今罗定县）参军，其原因是受了张易之一案的牵连（他与沈佺期、刘允济